

的

河邊

血
流



許生法張

〇〇

(K)版初月六年九三九一

運河的血流

〇〇

著者兼
發行人

張天虛

總經售

讀書生活出版社

重慶武庫街一〇〇號

桂林桂西路十七號

貴陽中華南路五十七號

成都祠堂街三十三號

昆明華山南路九十一號

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

經售處

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國幣四角五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印翻准不·有所權版

目次

- 一 赴前線去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平漢到隴海……………六
- 三 找隊伍……………一二
- 四 接敵的熱情……………一八
- 五 遭遇的處女戰……………二八
- 六 ×旅長的死……………三三
- 七 前線的指揮官……………三九
- 八 『猴子軍』……………四四
- 九 台兒莊巡禮……………五〇
- 十 ×師長的談話……………五六

- 十一 禹王山上……………六〇
- 十二 山頭的爭奪戰……………六六
- 十三 五三底祭禮……………七二
- 十四 戰鬥以後……………七八
- 十五 又敗騎隊……………八三
- 十六 李家圩的撤退……………八九
- 十七 東莊之役……………九四
- 十八 狂風暴雨中的夜襲……………九九

一 赴前綫去

平漢路北上列車由漢口出來五六個鐘頭，越過一條黝暗的山洞，便是雄偉的武勝關。武勝關由兩個高峯夾峙着形成了它在地勢上的險要。其實，山盡是枯頹的荒土，樹草很少，好像永遠也不會那麼清幽可愛。由山峽中突出，不久可以看到高山聳岩，嶙峋的奇石和青山綠樹；在高高的稜線上，聳峙着幾間紅白或灰色的精巧洋房。這便就是鄂北豫兩交接點的雞公山。

車在這兒是到站停住了，向右朝月洞形的竹籬門進去，從那兒沿大道而上，攀着山崖，往東南面繞道前進，盡頭處便是一個警察亭。這警察亭是維持山上公安的，來往行人均須登記，對普通人不論是住宿或遊玩，盤查都很嚴。

警察亭的左手邊是北街入口處，右手邊是南街入口處。

天陰和早間，山頂浮着淡雲，或籠罩着輕霧，像廬山那樣，但晴朗的時候多，日光照着，山高石奇，景麗風涼，是避暑盛地，故平時頗為冷落的，一旦到了炎夏，外籍人和中國紳士，

便由煩囂的市塵裏跑到這幽靜的所在來，飲酒賞月，弦歌舞踊。

一道山澗，由高山上順着奇麗的石峽傾奔而下，到有懸崖陡壁的地方，突然跌落，雪白的絲織綿似的瀑布拖到岩下，湧激成山樣的棉絮堆。有的下面陷成一個池沼，可爲天然的游泳池，人在那凜潔的水中游蕩，會覺得自己是被攝入『仲夏夜之夢』那樣幻美的鏡頭。

由山巔俯視下面的田園：一畝平陽的綠蕪，縱橫交錯的田陌之間，時或聳起濃黑的樹翳，綴着村舍廬墓；圍繞着山脚的，那銀色線流的溪澗河川，比比皆是，鴨羣蠕蠕地浮游着。

山上的建築，大半是小巧玲瓏的西式別莊。雖然高踞山頂，却不礙它的繁榮，一切日常供給，都可由店家買得。

這兒有男女學校，河南大學，也部分的移到這兒來。在教會區，全是整潔精緻的洋房，人工和天然在這兒得到了很好的配合，愈顯得這兒的風緻和情趣的神化了。

這兒是世外桃源，早夏的蟬聲雖覺有些煩囂，却是和大自然很有旋律的相適應着。

可惜，在這時期，不遠地方的戰烟，直流蕩過來，薰着這清幽的雞公山，像一個聖潔的處女，被怒目橫眼的惡漢脅迫着，顯得顫慄不安。也就爲此，雖然已經進入晚春，高鼻綠眼和中國紳士們的足跡，還不曾印下，反是像我們這樣帶着烟火氣的丘八，和三不四的野青年們，倒像麻雀似的往來穿梭着，玷污了這雅景。

在這幽美的雞公山脚下的鄉野間，來了一個部隊，由他們的束裝和口音，可以辨別得出不是附近的隊伍，也不是經常所能看到的部隊。但，由那並不高大可是橫實的身腰，和古銅色的臉上，充分的顯示着山野的粗獷。

他們肩上擡着精巧而結實的比國造的槍，腰肩都被彈帶緊緊地擁抱着；馬賽式的銅盔，在腦袋上增加了他們的威武雄姿；褪了色的黃軍服上，說明着他們是歷經了不少風霜的。

他們是些什麼人呢？倘若有人還要問，那答案是：

——四十年代底中國新武士。

如果還不圓滿，要再追究他們的來跡時，他們會對你親切地用平板而剛直的語音

作種種的解說。

八九個月前，他們是游動在怒山山脈，和雲嶺山脈下的新英雄，飲着中華民族母親的血液——是浪滄江金沙江的乳汁所喂養着的驕兒；他們以保衛着那些崇山峻嶺爲天職，從亙古直到而今，他們承繼着祖先的遺業，也承繼着祖先的担子。

那是爲了日本野獸的兇殘，全國漲起的怒潮一樣的號召，激起了他們的義憤，要捍衛比這高山更博大，比這兒的祖先更悠遠的始祖所遺下的更大的遺業和担子，越過橫斷山系，跨過激流，踏遍十個省區的土地，來到這兒，以待命的任務，每日裏做着他們的準備工作：

他們上操課，挖戰壕，做工事。

四月十八日，這個部隊接到了緊急任務，要參加到魯南大會戰的火線上去，乘了以京滬，滬杭，浙贛，粵漢等線的雜湊列車，向北開去。

他們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。由那臉孔的表情上和眼光裏，說明各人有各人的理想；各人有各人的抱負，像各人不同的臉相和心情一樣。但在各人同樣興奮的臉上，說明各人

具着同一的志趣，各懷着一顆殺敵的赤心；熱情的眼光，閃耀着憤怒的焰輝。

「他媽，日本鬼子，我倒要和他見過高下！」

「我不相信他就不是人！禽他媽呢個騷屌，哪哼叫他來老子刀尖上嘗嘗！」寧安大哥那陣腔調，說着就有些殺氣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列車有時停下來，路旁的窮孩子，難民，便會成羣結隊的擁到車窗口，向做官長的要錢，要吃的。

夕陽落下山去了，夜的黑流逐漸往大地上湧來；列車的拖動聲，愈顯得劇烈。

強烈的火車頭的燈光，把深濃的夜色劃開了一道光亮，順着兩條閃着青光的鐵軌，很急地衝破了晚春的風捲襲着的夜陰，向前途飛馳了去。

列車經過了一個村莊，又一個村莊，經過了一個車站，又一個車站，平衡地往鐵軌上向前急拖。

車箱裏的人們，在星天下，在暗黃色的燈光下，橫躺直睡着。初而他們說說笑笑，吵吵

嚷嚷的，跟着慢慢地讓均勻而沉悶的輪軌聲，把人們催眠地送入夢裏去了。

於是，有的這個的脚尖放在那個的嘴上，有的這個的膝頭彎曲地攔在那個的腰間；由鼻腔裏，還有的放出沉重而悶人的鼾聲，又有的不時像吃什麼有味的東西，清脆地啞動着脣齒。

『我禽你媽，踢着老子的鼻子了！』

誰這麼驚覺似的發出一聲突破車箱寂靜的聲響，跟着另一個又：

『唔…………』

以後的半嚙語和翻身的龐響，在劇烈的輪聲中消逝了。

二 平漢到隴海

深夜底鄭州月台上，只有幾盞低壓燈泡正努力煥發着光輝，愈顯得清冷的月台太寂寞。

雜湊列車開抵這兒時，才有幾個人嘶裂着喉嚨叫叫喊喊的，跟着才忙亂起來，上軍

用品，糧秣……車裏的人們給一陣鬧嚷吵醒，於是，夜的鄭州站，又復蘇似的掀起了熱鬧。只一會，列車扭過頭，跨上了隴海線，又往東直咆哮着去了。

我們的目的地是在蘭封，被分配着阻止敵人由嶧縣岔過來截斷隴海路，進逼徐州；同時又是魯南會戰的總預備隊的任務。

列車東轉以後，愈發進行得快，不知不覺間，蘭封車站已倏的過去了，但我們還沒有接到下車的命令。

「直接到徐州！」

這是由副官處傳來的命令。

「還怕就直接推到台兒莊去哩！」有誰這麼說。

在幾個車站上，又領來了幾袋饑餓。

「吃不掉別丟呀！這是準備帶到陣地上吃去的，否則，前方是摸不到吃的呀！」誰這麼警戒着。

有的同志們任意地拿了丟給車窗外飢餓的難民和瘦羸的小孩們，聽見這樣的警

告，也就停止了。

平漢路，隴海路，沿途都是如蟻般擁擠的難民，在每一個車站，却是像貨物樣的堆集着。他們大多是由綏德來的，因為那兒荒旱，他們準備了些豆餅，逃難到內地來；現在是等車，爲了軍運迫忙，他們有的已等了兩三天，年強力壯的，已經往前步行去了，可是途程遙遠，他們的準備和力量都究竟是有限的，因此只能拖兒帶女的沿途求乞了！

二十日的夜間，徐州北站吞進了我們的列車，那兒有萬千人麕集的騷音，可是沒一些兒光亮。由遠遠地奔叫着來的汽車頭上的一雙電炬的亮眼，掃在那廣闊的月台上，就看見萬千蠕動的人頭。

『是些什麼人？這樣多！』

大家驚愕了，爲着那黑壓壓的密集人形。

『趕車的人吧？』有誰說。

『那裏，難民！』

中國好像是只有災民同難民了。

列車繼續前行，把這些無告的人羣遺在後頭，直到東站才又停下來。

負着與這兒的民衆團體接頭的責任，我們由這兒下了車來。

徐州是失去當年的榮華了，而夜的徐州，則尤其只是見人叫車響，街道上往來着的也只是倏忽的軍人；小街上許多店舖是關閉了，有些半掩半開着，顯得在敵機的威脅下，不勝其恐怖地蕭條的樣子。

窄狹的橫街，北方式的小飯館裏流出來刺耳的鍋鏟聲，和尖脆怪異的叫菜聲；在那些點點暗黃的燈光下，竚立着使人一看見，感覺上就發生一種厭惡的肉的出賣者！

我們問了許多旅館，全都住滿了。最後找得幾乎是唯一的，發着霉臭的一間幽暗房間，添了幾張舖，暫時作爲我們的安宿地。

次日（廿一）一早起來，我們便分頭出發，不多會，空襲警報來了，在這不算十分龐大又不能夠使防空設備完全的城市裏，到處成了敵機轟炸的目標。

我們好容易找到一家私人的防空壕，還沒有陰蔽下去，天翻地覆的轟然巨響，便由四圍擴散來了。

這在蘇北佔着國防重地的徐州，敵人已經覬覦了好幾個月的徐州，她當年的明媚和繁榮，已間接在炮火下，直接在飛機炸彈下萎謝凋零了。夜間還有些畸形的活動，到了白天，就只有幾家冷落的店舖，在緊閉門戶之外，開着不大的櫃台，以招徠往來如風雲底武裝主顧們，以示她還是不下十萬人烟的母親。

我們很快地結束了在徐州的工作，即搭上友師的東行車，向台兒莊的路線進發。到趙墩，結束了我們隴海路車運行程，也結束了我們整個的車運行程。本來由這兒還有一條支路往台兒莊方面去的，爲了軍運迫忙，這段路程的車不經常開了。

我們的師部就在趙墩車站附近的村莊，我們找到時，人喊馬嘶，忙忙亂亂的似乎在整裝前進；可是挨近一看，這些都是在我們後到的友師，我們本師的部隊，早已推上前去了。

我們單位的同志還留着一部分等待我們，見了我們，又高興，又埋怨地說：

『你們才來，隊伍都走了！我們在這兒等你們，趕快去追趕，否則找不到隊伍了，前方的情況又變的很利害。』

「趕快收拾東西，副官處來的命令：輕裝出發，各個人的東西各人自己背！自己酌量儘可能的減少。剩下來的留下送到徐州去寄存。」

大家忙着收拾行李，把所有暫時可以不用乃至是由漢口穿帶來的衣物被單等，完全裝了箱，打了包，準備移到徐州去寄存。

正收拾着行李時，由前方轉回了人來，說我們大約是先到宿羊山歇營，並且我們的先頭已在前方遭敵機空襲，死傷了幾個人馬。

已進入戰場了，開始呼吸着戰爭的空氣，心中漾着一汪摸不到的快感，熱熱地，甜甜地，把一顆心兒激的直撲撲跳。

收拾了半天行李，把應留下的交給一位同志負責招呼，咬了幾口發着綠霉的饅饅，我們便各人負荷了自己簡單的行李向前進。

辜負我跑了半年的西戰場，除了聽過幾聲很平凡的飛機擲彈聲而外，不僅沒有見過戰鬥，就是炮聲也沒有聽過！但從今日起，自己將得臨到最前線，認識最前線各種事物和那兒的戰鬥生活，心裏興奮着。

三 找隊伍

天是晴朗的，太陽把雲翳驅趕得只是一無阻礙的澄清的藍天，似乎這樣是便於她的運行，便於她的光和熱的盡量施威。

天空密密麻麻地飛着輕鬆的雪花似的楊絮，像少女的手在撫摩着夢中的人樣，癢地在人的臉上癢漾着。帶着那含有無限濃意的柔淡的清香。

地上，一團團一堆堆地，隨順了陣緊陣鬆的風勢，在廣場裏亂滾，昇到空中來，捲到人臉上，直到碰着地上的草和別的什麼，她們才一時地附着上去，暫時停止了幽舞。

是這樣一個楊花飄飄的艷陽天氣，我們由村子出來，在田陌上蹈着愉快的步子，向戰地前進。

人馬一叢一堆地在楊樹蔭下，在綠草地上，歇息着，呼叫着，嘶鳴着。有的也和我們一樣，在大小道上前進着。

各人的目的，都是朝着一個方向，但我們此刻特殊的任務是：首先要找着師部，找着

我們的隊伍。

在路中，我們找到了老百姓，才把同志們自己挑着的公文箱和行李代挑了。

行進間，傍晚寂寞所帶來的，是隱約的炮聲，遠遠地，沉悶地激着人們的耳鼓。村子裏漸少人跡戰地的空氣，一步比一步顯得濃厚了。

薄暮，我們找到了宿羊山附近，看着前面不遠的山峯，沒有毛草，光滑地在誘惑着人。

「老鄉，你們打那兒來？」碰着路上的來人，我們問。

「宿羊山。」

「這兒就是宿羊山嗎？」

「這山就是宿羊山。」他指着退縮在蒼茫暮色裏的山影，跟着說：「街子就在那山底下。」

「有軍隊嗎？」

「什麼軍隊也沒有，昨前天有許多，都開走了！」

「開到那兒？」